



回望来时路，我心永向党

○胡献华（1965届工化）



胡献华老师

2025年，恰逢我们1965届毕业60周年，今年又迎来清华化工系建系80周年。回首漫漫人生路，我始终与清华、与化工系相伴同行。毕业60周年聚会时，曾有同学问我：“你读了六年大学，一辈子从事党务和行政工作，难道不觉得吃亏吗？”每每此时，我总会坦然作答：“我从未觉得亏，此生过得无比充实。”我始终恪守初心，听从党的召唤，立足岗位、恪尽职守，在奉献中实现价值、收获心安，这便是我最大的满足。

艰苦年代的求学岁月

我于1940年出生在河南省汝南县大胡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那时乡村贫穷落后，生活困苦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才得以走进学堂、开启求学之路。我自幼勤学善思，初中阶段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凭借全科优异的成绩，被保送至汝南县高中就读。1956年至1959年，我在汝南高中求学，高一学年，也就是1956年12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预备党员。

高中求学岁月，条件非常艰苦。我们

集体睡大通铺，两名女生共用两床被褥，一床铺底作褥，一床覆盖御寒，两人分睡两头、相互取暖。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徒步回家背干粮，返校后统一上交食堂，兑换成饭票用以日常就餐。当时学校仅周日休息一天，每到周六上午四节课结束，我便与同学一起赶路归家。学校与家乡相距60里路，单程便需要整整一个下午。所幸常有同窗结伴同行，也不觉路途疲惫。周日独自返校时，境遇便全然不同。冬日昼短夜长，我每每清晨吃完早饭便匆匆启程。冬天赶路让我的手脚冻伤，时至今日，我的脚上仍留存着当年的疤痕。

1959年，我迎来了人生关键的高考。我从未敢奢望报考清华大学，是老师极力鼓励，我才鼓起勇气填报了清华。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自然是欣喜万分。这份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，让我终生铭记。

逐梦清华 笃行成长

1959年9月，我怀揣着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，远赴京城入校报到，被分配至工程化学系塑料专业学习，后来该专业调整更名为高分子材料专业。

初入清华，于我而言仿佛进了天堂。相较于家乡艰苦的生活，清华的校园生活温暖富足。食堂餐食种类丰富，花卷、馒头、米饭等主食应有尽有，十余种菜品可供挑选。求学期间，我先后辗转立斋、17宿舍、新斋居住，优良的住宿条件，是中学时代无法比拟的。

我们班级多数同学来自上海，眼界开

阔、学习能力出众。深知自身基础薄弱、差距甚远，我始终秉持“笨鸟先飞”的信念，付出加倍的努力，将周末课余、空闲时间全部投入学业。因高中时期已入党，大一学年我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，肩负起服务同学的职责。

我们1959级是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化工系复系后的第二届学生。清华化工系始建于1946年，是西南联大结束、清华回京后设立的院系。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，清华化工系停办。1958年，为适应国家工业发展战略，清华大学恢复建立工程化学系，当年招收首届学生，我们1959级便是复建后的第二届学生，设两个班级，均为塑料专业方向。

建系初期师资、干部力量紧缺，求学期间我不仅担任年级党支部书记，大二还受命担任政治辅导员。繁重的党务、学生工作与专业学习任务高度重叠、冲突极大，我任职一年后卸下辅导员工作。高年级阶段，我再次受命，作为辅导员组组长，连续两年担任1959级、1960级工化系两个年级的辅导员。

学生工作一定程度上占用了学业时间，按照当时学校要求，我需修满7年方可毕业。考虑到家中的实际困难，我主动向系里申请按期毕业。系里同意后，酌情为我减免了部分课程，最终我如期顺利毕业。数年辅导员工作，是我青春岁月最珍贵的历练，极大提升了我分析问题、统筹工作、化解矛盾的能力，为我一生从事党务、行政与思政工作筑牢了坚实基础。

工作中我始终以身作则，践行蒋南翔校长提出的“团结百分百”育人理念：要求同学做到的，自己必率先做到；善于团结包容各类性格、不同特点的同学，对后

进学生、犯错同学耐心帮扶。这份真诚务实的处事原则，让我与同学们保持了数十年的深厚情谊。

我们这代学子，大多依靠国家助学金完成学业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、生活清贫，但全体师生精神昂扬、信念坚定。那时物资紧缺，不少男同学常常吃不饱，曾有同学因饭卡违规操作受到严厉批评；许多女同学因营养不良导致身体失调。学校体恤学生困难，多措并举保障学生健康，开办的东北克山农场，每月为女同学配发黄豆补充营养；体育课因材施教，为体弱同学单独开课，以打太极拳强身健体。困境之中，学校倾尽所能办育人，温暖了每一位寒门学子。

蒋南翔校长提出的“两种人会师”“三支代表队”“干粮与猎枪”等先进教育理念，深刻浸润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，塑造了我们踏实务实的品格。相较于当下的育人模式，我们当年的培养体系更注重实践育人。六年学制期间，直至大四学年仍坚持开设体育课，锤炼体魄；毕业设计周期充足、要求严格。

我们六年学业体系完整、环节扎实，认识实习、生产实习、毕业实习、金工劳动等实践课程一应俱全。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毕业设计课题——聚四氟乙烯小试研究，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“塑料王”材料研发。我们先在校内完成基础实验、数据测算，随后奔赴上海橡胶合成研究所开展中试试验，圆满完成毕业设计。

毕业分配之际，我班15名同学响应国家号召，奔赴四川富顺晨光化工研究所（现四川晨光化工研究院）。他们手拿铁锤、头戴草帽，从零起步搭建科研生产基地。历经数年建设，建成我国第一家聚四



1965年毕业设计小组同学和指导老师在化学馆前合影。后排左起：周其庠老师、汪昆华老师、顾世英老师、王淑嫵、花蕾、胡献华，前排左起：李义杰、许维光、潘鑫林、陈仰胜、李静轩

氟乙烯产品生产厂。晨光院后来成为我国高分子合成材料领域集研发、生产于一体的核心科研机构，我班众多同窗也成长为各行业专家、技术骨干。

我所在的上海合成橡胶研究所毕业设计小组，获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小组；我个人凭借学习和工作表现与综合素养，荣获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称号，是当年全系三名获此殊荣的学子之一。

留校耕耘 恪尽职守

毕业前夕，滕藤先生曾与我谈话，希望我读研，我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没有同意。后来汪家鼎先生找我谈话，我留在了化工研究室，正式留校工作。

按照毕业政策，我们1965届毕业生次年即可正式定级转正，受时代环境影响，我直至1968年才顺利转正，连续数年领取每月46元的实习期工资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已是一笔可观收入。

1965年毕业时，我原本有一个长假返乡探亲，归家不久便接到学校紧急通知，要求即刻返京加入“四清”工作先遣队。

随后我们奔赴延庆四海公社开展基层工作，“四清”工作总部设于延庆刘斌堡乡，我在滕藤同志的直接领导下，担任海子口大队“四清”工作队队长。

延庆“四清”基层工作条件极为艰苦，分团会议多在午后或晚间召开，总部与驻地之间是山路，崎岖难行。这段基层磨砺极大锤炼了我的意志，增长了我的才干。直至“文革”启动，我们才返回清华园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作为毕业生分配小组成员，参加了六字班、七字班、八字班、九字班、零字班、零零字班六个年级的毕业分配工作。1969年清华大学革委会成立，我正式调入校机关工作。那时我住在工字厅，做过办公室、民兵连、共青团、政工组、组织组、宣传组等多个岗位的工作，后来调至人事处，工作了十多年。我始终听从组织安排，全力以赴落实工作。

1977年，刘达同志到校主持工作，学校新一届党委班子直面问题、果断施策，清华开启拨乱反正，逐步恢复正常工作秩序。学校根据中央精神，指示人事处开始进行职工队伍调整、人员流动、队伍建设等核心工作。在人事科，我们负责教职工队伍调整，落实各项具体工作。我们精准统筹、分类施策，协调安置大批复转军人转入华北油田工作，既优化了学校编制结构，也借此盘活编制名额，妥善解决了大量教职工两地分居的难题，调入一批业务骨干。同时依托昌平200号核工程重点科研任务优势，精准引进各类技术人才，充实师资力量。经过数年系统性调整，1981年学校教职工总编制精简1200余人，队伍结构焕然一新、办学效能大幅提升。

在此项工作推进过程中，我们梳理工作体系、完善管理机制，我主笔起草了



20 世纪 70 年代，清华大学人事处同事合影。后排左起：陈敬平、张振瑞、徐心坦、段传极，前排左起：李富荣、胡献华、方智

《教职工调动手续暂行规定》《教职工处分暂行规定》《教职工出国政治审查制度》等一系列校级规章制度，同时多次撰写专项汇报材料，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工作进展、改革经验。我校的改革举措成效显著，获得广泛认可。《人民日报》曾专题刊发《清华大学人才可出可进改变结构》一文，宣传推广清华改革经验。

深耕化工系 初心担使命

1984年，化工系干部力量紧缺，向学校申请将我调回化工系。1985年起，我担任化工系党委副书记，履职两届后，接任化工系党委书记。圆满完成两届书记任期后，我主动退居二线，让位年轻干部挑大梁、担重任，自己则担任了一届党委副书记。当时高校刚推行岗位津贴制度，正职与副职待遇差距较大，我主动让贤，未曾享受正职岗位津贴，但我从未计较个人得失。我始终认为，工作是毕生坚守的事业，而非谋生度日的职业，唯有真心投入、无私奉献，方能

不负岗位、不负初心。我的履职初心与工作作风，也被学校党委原书记方惠坚同志在党课宣讲中作为典型案例分享。

在化工系任职期间，我坚持党政同心、分工协作，参与全系重大问题的决策。群众的事情无大小，各类繁杂事务我都认真去做。我们紧紧围绕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、教学科研等核心任务，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与引领保障作用。任党委书记期间，系主任因公出国进修一年有余，经学校校务委员会正式批准，我全面代理系主任行政工作，党务和行政工作一肩统筹。

在统筹院系发展的同时，我们广泛走访请教全系院士、教授及骨干教师，吸纳多方智慧、凝聚集体共识，在“八五”规划基础上，牵头起草、制定化工系“九五”发展规划，为院系长远发展擘画蓝图、奠定基础。

为夯实学科根基、优化学科布局，我们推动院系教研体制改革，在全校率先推行二级学科教研组调整，成立专业研究所，整合学科资源、凝聚科研合力，充分发挥学科整体优势，培育新兴学科增长点。同时持续深化教学改革、优化专业建设，推动院系教学科研双向提质。1995年，我代表化工系在全校暑期干部工作会议上分享了院系改革建设经验，相关成果与做法同步刊登于《新清华》，在全校形成良好示范效应。为规范干部教师履职、严明工作作风，我结合院系实际制定了《化工系干部履职守则》《化工系教书育人责任制条例》，经系核心组审议通过后正式推行。在干部人才培养上，院系专门成立青年教师工作小组，出台青年教师专项培养方案，设立青年教师科研激励基金，全

□ 回忆录

方位助力青年教师成长成才、脱颖而出。

我们院系领导班子中，其他班子成员均深耕专业领域、承担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，日常多奔波于科研项目、外出出差，周末亦少有休憩。长期以来，院系周末值守、应急处置、日常保障等工作，经常由我一人值守负责。曾先后发生两起实验室火情险情，均是我到现场处置。

作为院系党建负责人，我始终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放在首位，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理论学习、时政教育，筑牢党员思想根基，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持续传承化工系“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”的优良精神传统。我系党支部工作经验，曾在北京市高校党建工作交流会上作专题分享。论文《扎扎实实抓好党支部建设》获北京市高校党建工作三等奖。一位年轻干部曾经评价说：“胡老师几十年如一日，经常和青年学生交流谈心，引导他们在向党组织靠拢的路上动情、晓理、立念、施行，我们感受到了思想工作浸润心田的温暖和滴水石穿的力量。”

针对学生毕业分配、出国留学、青年教师海外进修、人才引进待遇保障等师生重点关切的难点问题，我坚持耐心细致做好思想疏导、政策解读工作，走进师生、倾听心声、化解困惑，及时解开师生思想疙瘩、稳定队伍人心。院系青年骨干教师出国深造，我亲自到机场送行；学成归国，我主动接机或上门走访谈心，让广大教职工、学子安心投身教学科研。

我一生坚守化工系、奉献化工系，直至圆满退休。深耕清华数十载，我也收获诸多认可与荣誉：1991年获评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，1993年获评北京市优秀教育工

作者、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1994年获评清华大学优秀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者，1998年晋升研究员职称。

退而不休 余热映初心

2003年，我63岁正式退休，但初心不改、余热不辍，随后被化工系回聘两年，担任院系组织员。任职期间，我全权负责学生党员培养发展、党务能力培训等核心工作，细致指导学生党支部书记履职、入党介绍人尽责，规范入党申请书、支部决议等材料撰写，严谨完成发展对象谈话、预备党员材料审核、材料上报归档等工作。当时学生党员发展规模大、数量多、流程严，党务工作繁杂繁重，我始终一丝不苟、严谨履职。

2010年前后，我承接《清华大学志》化工系章节编撰工作。为还原院系历史、精准梳理史料，我常常在学校图书馆、档案馆，查阅档案、梳理文献、考证史实，历时两年打磨出2.5万余字的初稿，经反复修改精简完善，最终定稿1.5万字。该书已于2018年正式出版。

2004年至2024年，我连续20年担任清华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，始终



2021年建党百年庆祝活动中，化工系党委书记王玉军给胡献华老师佩戴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

心系青年、关爱学子，常态化参与各类学生主题团日、思政教育活动。我先后参加20多次各类主题活动，并发言畅谈引导青年学生的成长。2014年，我荣获清华大学“老有所为”先进奖励。

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，化工系学生组党员为老党员服务，他们悉心整理我毕生工作资料，汇编成册《我心向党》，时任系党委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吕阳成为该书作序。这本册子完整记录了我60载清华求学、工作、奉献的全部历程，也为后辈学子留存了一份鲜活的参考资料。

回首人生，我深感我们这一代人无比特殊。我们亲历旧社会的苦难，见证新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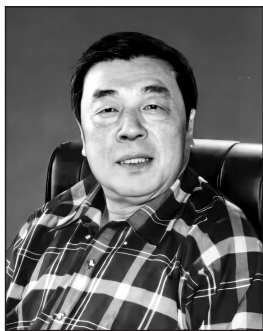
会的蓬勃新生，历经时代各类变革洗礼，更全程见证祖国改革开放、日新月异、繁荣富强的伟大新时代。如此完整且厚重的人生阅历，是独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珍贵印记。

作为一名拥有70年党龄的老党员，我用多年前自编的《共产党员八字歌》收尾，以此自勉，也与大家共勉：

共产党员，人之模范；马列主义，思想指南。
加强党性，坚定信念；坚持宗旨，无私奉献。
本职工作，先锋模范；教书育人，德育在先。
以身作则，吃苦在前；联系群众，倾听意见。
集体利益，放在前面；搞好团结，全局观点。
廉洁自律，要求高严；遵纪守法，敢说敢管。
科技知识，学用周全；共产主义，定能实现。

正在学习经济学的经济学者

○黎诣远（1952届经济）



黎诣远教授

黎诣远（1931—2012），江苏溧阳人，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，后留校工作。因高等学校院系调整，清华经济学系转入其他学校，留校后的他主要在清华校机关有关部门从事文字工作。1979年，黎诣远进入经济管理工程系，是“西方经济学”课程的开拓者。在纪念清华大

学经济学系成立一百周年之际，特转载黎诣远老师生前的一篇文章（略有删节）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院经济学科建设的历程，也映照出一代学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探路前行的身影。

1979年上半年，正在筹建经济管理工程系的董新保老师到校机关找我，要我来系工作。原来，在向校领导汇报教学计划时，副校长何东昌同志问道：“我们既要懂马克思，也要懂凯恩斯，你们讲不讲凯恩斯？”董老师想到，我是清华老经济系的，也许能够讲凯恩斯。

时兴“专业归队”之风，我本来应清华老经济系老师郑尧之邀，准备去中国人民大学，既然清华需要，我更愿意留在清华。